

第一册

【明】羅貫中 著



九州出版社

三國演義



第二册

【明】羅貫中 著

九州出版社

三國演義

目錄

第二冊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凶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五四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五五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損兵折將 關雲長掛印封金	五七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五九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六一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六四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六六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六八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七〇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七三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七五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七七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七八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八〇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讎	八二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八五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八七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八九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九一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九三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九五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九七

第四十七回 闕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一〇〇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一〇二

一〇四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凶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卻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衆謀士商議，欲廢卻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只將董承等五人，並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後人有詩嘆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天言出禁門。當年曾救駕，此日更承恩。憂國成心疾，除奸入夢魂。忠貞千古在，成敗復誰論。

又有嘆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慷慨思將君父酬。赤膽可憐捐百口，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衆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弑董貴妃。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栗曰：「朕實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爲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欲留此逆種，爲母報讎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後人有詩嘆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傷哉龍種並時捐。堂堂帝主難相救，掩面徒看淚涌泉。

操諭監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爲防察。

操謂程昱曰：「今董承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取，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圖之可也。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況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若我一旦東征，劉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待其羽翼既成，急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決，何足憂乎！」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嘉曰：「紹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妒忌，不足憂也。劉備新整軍兵，衆心未服，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二十

萬大軍，分兵五路下徐州。

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玄德修書一封，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命已垂絕。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嘆而出。

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鬚寨，可破曹操。」玄德曰：「素以汝爲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鬚寨。

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響亮，將一面牙旗吹折。操便令軍兵且住，聚衆謀士問吉凶。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旗乃青紅二色。」彧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鬚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方纔東南風起，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爲主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爲今夜必主有人來鬚寨。」後人有詩嘆曰：

吁嗟帝冑勢孤窮，全仗分兵鬚寨功。爭奈牙旗折有兆，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當即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扎營寨，餘衆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只留孫乾守小沛。

且說張飛自以爲得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火大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張飛左衝右突，前遮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飛正殺間，逢着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無路，只得望芒碭山而去。

卻說玄德引軍鬚寨，將近寨門，忽然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軍漫山寨野，截住去路。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

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來，即便開門相迎，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衆出鄆郡三十里迎接玄德。玄德拜謝，紹忙答禮曰：「昨爲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玄德曰：「孤窮劉備，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今爲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

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衆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爲袁紹所竊。」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爲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整備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卻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即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爲內應。卻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十，逕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

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只聽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

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退。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圍將土山圍住。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卻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中驚惶，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

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憂。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爲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爲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卻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爲義？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沈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卻打聽劉使君音信，如知何處，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爲漢相，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並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遼又曰：「但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往。」操搖首曰：「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事卻難從。」遼曰：「豈不聞豫讓『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

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張遼再回，以此言

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三十里。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竟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爲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

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爲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爲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卻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聞之，又嘆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操嘆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

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爲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爲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綽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爲人也！」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

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爲「美髯公」。忽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也。」遂並鞍轡送與關公。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纔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第人有詩嘆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

卻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紹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紹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衆皆下淚送之。

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沮授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爲前部。」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

靠土山扎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諾，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讎！」操許之。續上馬持矛，逕出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栗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

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敘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槍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操又指曰：「麾蓋之下，繡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曰：「未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鬚眉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逕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

卻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鬚使大刀一勇將，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授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指玄德曰：「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正是：

初見方為座上客，此日幾同階下囚。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損兵折將 關雲長掛印封金

卻說袁紹欲斬玄德。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赤面長鬚之人，即爲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好人。」遂仍請玄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讎。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玄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乃河北名將文醜也。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讎。吾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曹賊！」沮授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爲上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衆皆不能還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授出，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託疾不出議事。玄德曰：「備蒙大恩，無可報效，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紹喜，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爲後部。」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後。

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爲漢壽亭侯，鑄印送關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後軍爲前軍，以前軍爲後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剽掠，故令在前。」虔曰：「倘遇敵軍鬚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卻又理會。」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壅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遠，將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掩至。衆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

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卻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只得撥馬回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爲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見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翻翻，一將

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大喝：「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繞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大驅人馬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

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人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

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玄德修下書札，未有人送去。

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嘆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言，進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閑，必生疾病。願再一行。」曹操壯之，點兵五萬，使于禁、樂進爲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收功，吾不復教臨敵矣。」

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扎住營寨。當夜營外拏了兩個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乃孫乾也。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聞，今何爲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今將軍爲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人無恙否？」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龔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天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教某爲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玄德公相見。」關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吾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操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龔都披掛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何爲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

本初處，汝卻從曹操，何也？」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關公會意，驅軍掩殺。劉、龔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

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妹妹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間，有一隨行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現在河北袁紹處。」夫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洩漏也。事須緩圖，不可欲速。」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

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坐，張遼人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遼曰：「兄與玄德交，比弟與兄交何如？」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豈可共論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爲我致意丞相。」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

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請入，卻不相識。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爲？」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公視之，乃玄德書也。其畧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吾今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卻曹操，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爲之奈何？」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猶知禮義，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人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回避牌於門。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掛回避牌。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亦託疾不出。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畧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逕出北門。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

卻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皆望北行。」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衆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衆視之，乃將軍蔡陽也。正是：

欲離萬丈蛟龍穴，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卻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掛印，財賄不以動其心，爵祿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爲後日記念。」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

卻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臺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將士。」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錦袍一領，畧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追也。」曹操自引衆將回城，於路嘆想雲長不已。

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三十里，卻只不見。雲長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雲長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槍跨馬，馬項下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槍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衆五百餘人，鬚掠爲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鬚掠上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鬚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爲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卻之。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

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須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禮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

上，安敢就坐！」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曾爲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爲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關公允諾。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

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曾討得。」秀曰：「既無文憑，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稟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爲質。」關公大怒，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掛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秀挺槍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借汝衆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衆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

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勇猛，顏良、文醜俱爲所殺。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商議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否？」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爲兩段。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飛馬逕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走不迭，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

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汜水關來。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鎚，原是黃巾餘黨，後投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盞爲號，欲圖相害。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